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五回 逞豪強損人利己

詩曰：浮生若夢事悠悠，貴賤同歸土一丘。
任意欺凌生與死，人憎鬼怨在心頭。

話說老鼠天到了張良雪家下，叔姪見過了禮。老鼠天叫聲：

「大叔喚姪有何吩咐？」良雪把鳳姐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老鼠天道：「這件事我久已知到，聽聞人講紛紛，我正欲到來言知大叔，不意你又著人前來喚我。」良雪道：「你果然聰名伶俐，難怪人家叫你做狐仙。比如這件事，我已將妻子逐回外室，現在亞鳳究竟如何區處？」老鼠天說：「女子從來水性楊花，她已注意在葉蔭芝身上，恐怕不能罷手，近日我見個個葉潤澤鬼頭鬼腦，在街前行來行去，其中必有詭謀。況且蔭芝目無王法，兼之羽翼甚多，就像他姪子亞狄已屬了不得的，恐其一旦帶領人來，將鳳姑蜂擁搶去，不如未事先防，以免臨時湊手不及。」良雪贊善：「深謀遠慮，高見不差，但一時何處請人呢？」老鼠天說：「大叔不必介懷此事，在姪擔承就是了。我有一個好友名喚三百六，血氣方剛，兩膀能有千斤之力，不獨武藝高強，兼之能飛簷走壁，待我請他邀集數十餘人，前來一同衛護，大叔意下若何？」良雪道：「妙甚，妙甚！任憑賢姪與我出力就是。」老鼠天遂即邀了各友在良雪家下防守。

一連兩月，不見動靜，始行散去。這也不表。

且說葉蔭芝自與鳳姐庵中訂盟以後，盼望佳期，不能成就，寸衷甚屬抑鬱，一日聞聽鄧清來說：「鳳姐被父兄責罵不堪，日夕酷禁房中，極為嚴密，不許別人來往，水泄不通。」仰天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鳳姐為我被囚牢籠，何時方能脫離苦海。想他乃是金玉貴質，如何捱得這等淒涼，可恨伊父兄不解人情，生生拆散鸞鳳，恰似月明卻被雲遮，花開便遭雨打，兩地相思竟作一場春夢。」正在愁煩不已，忽然來了一人，行近聲稱：

「叔父，聯隔尊顏，瞬經數月，在城日久，定必財賂亨通。」蔭芝問道：「賢姪到來做甚？」亞狄說：「奉了孀娘吩咐，特來請安。叔父此間無事，可即回家料理一切。」蔭芝聽說，心內暗暗自忖，我為鳳姐在此擔擱多時，誤了多少衙門事情，不若暫且回去消停，遲日再圖良策。即忙收拾行李，與亞狄下船。

一帆風送，歸到家中，安排放下行李什物，忽然來了一群無賴之徒，紛紛稱叫：「老爺回來甚屬著時，只因這個陳表與我們賭博輸下銅錢二十七千，無力償還，惟有同姓孀娘田二十畝，情願寫數作按，俾還我們。細想別人不能做得，只有葉老爺可以擔戴，是否應承，統祈裁酌。」蔭芝尚未回答，亞狄連忙開聲：「此事雖好，但要多寫銀數方可舉行。」眾人問道：「要寫多少呢？」亞狄答曰：「要寫三百兩。」陳表道：「我只欠錢二十七千，因何要寫三百兩揭數，這事如何做得？」眾人罵道：「我們幾多央求，始得葉老爺應允，你還爭多論少，真真不知好歹。此舟過後無處尋船，問你將何銀兩酬還我們。」這個要打，那個要殺，紛紛爭嚷起來。陳表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書了三百兩數交與蔭芝收執。亞狄取出銅錢二十七千，分給眾人攜去。過了半月，陳姓寡婦聞此事，帶領兩個黃牙幼子走到蔭芝家下，苦苦哀求，情願陪銀一百五十兩取回揭數。蔭芝不允，轉入內廂。陳姓寡婦只得攜子回家，一出大門，適逢亞狄在門首混罵，聲稱：「遲日找田。」陳寡婦與他爭論，冒觸虎威，膽將陳姓二子拿禁宗祠。寡婦此時肝腸寸斷，魄散魂飛，拚死與他兇命。亞狄喚人攔截，大罵：「愚婦輕生，不知進退。」

慢說你這個村婆，膽敢與吾作對，你看篁村張姓，莞城初姓，其餘何姓、翟姓，以及胡蔡子等，被我找了田地，不知送了幾多銀兩，方得取贖。你今作速將銀送來，倘若遲延，只恐你兩兒性命難保。陳寡婦聽了這番惡言臭語，無奈忍氣吞聲，不如星飛赴縣具控，以憑官法公斷。主意已定，立即趕往城中，請人作狀，將情稟達縣尊。知縣太爺十分清正，立即準理，票差三班六總移會武營前，往石井協拿惡棍。其時蔭芝業已聞風，吩咐準備刀槍器械，在於村內圍護。頃刻，兵役齊至，不敢動手，營負何某督令向前，忽聽號炮一聲，傢伙齊齊擁出，嚇得兵差四散奔逃，莫能相抗，迨後陳寡婦只得備銀三百兩，將揭數取出，帶領二子回去。從此蔭芝大肆縱橫，亞狄從旁附和，其中作孽不勝枚舉。日則貪噬鄉中，夜則恣淫枕畔。正室何氏秉性純良，無甚醋意。蔭芝一夕與妾交媾，雲雨情濃，伊氏說道：「老爺你勤勞實甚，千祈保重身子，切切不可貪戀南風，免致精神損耗。」蔭芝笑道：「乖乖，難怪太太叫你妯己，我晚晚與你交鋒對陣，難道就不損耗精血不成？從今以後，我只是愛你，不愛別人。於是重整干戈，直抵玉門關內。伊氏口稱：

「老爺，自你歸來，日日有銀進屋，我想人生歲月能有幾何？勿要蹉跎虛度，趁此年富力強，設法經營，再滾三二百萬，以為子孫日後之計，豈不是好。」蔭芝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且待明日與亞狄商酌，再作道理。」言罷，貼胸交股而睡。次日天明，起來盥漱已畢，穿了衣服，吩咐僕人徐安去請親家李老爺到來，有話相商。徐安領命，去不多時，鸛舉即行步至。蔭芝見了，先把鳳姐之事說了一遍，再將挖墳勒贖情由細細傾談，商酌已定，適值亞狄外出歸來。鸛舉揖罷，與之共議，亞狄不勝欣忭，隨即喚便土公備齊一切應用傢伙，先將房叔、亞實之墳試挖，次向各處追尋，終日登山逾嶺，跋涉奔馳，不憚勞苦。

一日到了五爪龍山，遠遠望見有所墳塋，整砌十分華美。亞狄心中暗暗偷忖，此穴若不是富貴之家，怎能做得如此體面。即令土公舉鋤發掘，挖起屍棺，將骸骨用席袋裝入，便往別山而去。行來爾久，又到一山，名曰：青蔥嶺。其中見有一穴，甚屬堂皇，問據旁人，稱說：「這是汾溪洪宅祖墳，子孫個個都像財主，極為有錢，人人都叫他做肥老鼠。」亞狄聞聽，猶如口內啖糖，又令工人連忙挖取。此時歸鴉噪晚，日色西沉，便即帶了兩姓骨殖回去，無處收藏，只可放在屋後塘內。一連幾日，只是各處挖掘人家墳墓，共有一十二副骨殖，蔭芝吩咐披削竹籤標插，免致淆亂，以為他日人來取贖地步。可憐各姓山墳慘遭毒手侵伐，陰魂縹緲，抱恨黃泉。各鄉遠近，談論紛紛。

被害之家肝腸寸斷，欲想開官具控，苦無證據可憑，縣府亦難為之申理，不若托人懇他收贖，費些錢鈔，以免結訟公庭。內有一人說道：「你們要去取贖屍骨，必須李鸛舉方可做得，不然從費一番唇舌耳。」眾人聽說，皆雲：「有理。」一齊同往白溪，相請鸛舉向蔭芝說合。幾多央浼，始肯承應，所有扣頭盡為鸛舉所得。各人無奈，也亦情願鸛舉。帶了眾人同到蔭芝塚下。說明每副屍骨要銀三百兩，方准贖回。眾皆應允，把銀兩備足，蔭芝吩咐工人落塘撈取，一副一包，安放地面，眾人看見不勝悽慘，紛紛流淚，上前查明標插簽內字號，只得領回另行覓地安葬。

蔭芝將所得銀兩三人瓜分。亞狄食知味道，當作尋常。鸛舉得銀，一拱而別。歸到家中，揚揚得意，其妻鄧氏悄然不悅，正容諫道：